

笑容

在黎明前

凝固

程步青

Xiaorong
zailimingqian
ninggu



27
25

叙事诗

笑容在黎明前凝固

程步涛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 3.5印张2插页2622行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000

书号 10331·26 定价 0.47元

B149/09

目 次

歌头	(1)
第一章 今夜，天上没有星星	(4)
第二章 乌云啊乌云	(13)
第三章 刀对鞘	(39)
第四章 秋风紧	(60)
第五章 笑容在黎明前凝固	(91)
歌尾	(110)



歌 头

“是在水面浮荡，还是在云中飘动，
耳畔为什么似有风啸涛鸣？
是在峰头颠簸，还是在谷底行进，
身体为什么忽重忽轻？

“昨天为什么变得如此遥远？
遥远得如同天边的残星，
枪声为什么还不沉寂？
鼓点般震动我流血的心灵。

“是的，昨天在密林坚壁物资，
撤退时被敌人围在崮顶；

此刻，战友们都去向何方？
只剩下这万种寂寥，四野空蒙。

“阴云啊，为什么越来越低？
压迫着我的呼吸、我的神经，
甚至紧紧贴住我的眼睫，
莫非来为我的生命送行？……”

他希望山风吹开层层阴云，
希望能看到明亮的繁星。
星星啊，会照亮他的记忆：
关于昨天、厮拼，关于手足之情。

啊，星星出来了，星星出来了，
不，那是一双星星一样的眼睛；
啊，星星隐去了，星星隐去了，
不，那是子弹夺去了眼睛的光明。

留下一把精巧的匕首，
一个解不开的谜在战火中诞生；
留下一支深情的歌，
日里夜里回荡在千山万岭。

枪声还在响着，响着，
山道象受惊的长蛇急促地扭动，
担架在山道上时隐时现，
啊，今夜天上没有星星……



第一章 今夜，天上没有星星

—

暮秋的冷风掠过谷底，
呼啸着冲向迷蒙的山巅，
阴云在夜空时散时聚，
落叶在林间上下飞旋。

羊肠般的山径象绷紧的弓弦，
弓弦上射出支支利箭——
一行人疾行在空旷的山谷，
轻捷的脚步擦着霜铺的路面。

前面是女民兵队长玉珍，
宽宽的皮带紧束腰间，

俊俏的脸上神色激动而严峻，
乌亮的短发被夜风甩向后边。

中间是区文教助理马丰，
汗水已湿透他的衣衫，
他索性解开纽扣坦露着胸膛，
不时用衣襟擦着脸上的热汗。

后面是一副临时扎起的担架，
抬着一位处于昏迷的伤员，
两位民兵竭力保持担架的平稳，
象害怕颠簸会惊扰伤员的睡眠……

数日前，我军主力撤离老区，
大踏步后退跳入外线作战，
山东的敌人纠集了所有的兵力，
乘虚而入，扑向沂水蒙山。

还乡团也趁机窜了回来，
疯狂地洗劫大地河山，

• 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九月，按照党中央的部署，我军主动放弃了解放区的一些地方，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，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的区域，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反攻。

无数村庄烧成了废墟，
彻夜爆响着屠杀的枪弹。

昨天，区委接到上级指示，
鸿雁岭发生了一场激战，
我军被服厂和敌人遭遇，
至今尚无迹象证明他们脱险。

上级一直挂念在心，
不知他们是壮烈牺牲还是不幸冲散，
特别是被服厂厂长于明同志，
他最清楚设备坚壁的每一个地点。

一旦粉碎敌人的进攻，
被服厂就要重新生产，
敌人也正在搜寻这批设备，
决不能让他们破坏一件！

玉珍的任务是火速赶往鸿雁岭，
察看战场，营救脱险的伤员，
此行成功将会象一场暴雨，
浇灭敌人嚣张的气焰。

此刻，他们刚从鸿雁岭上下来，
那一片焦土还烫着他们的心尖，
昏迷的伤员无法向他们讲述一切，
满身血迹显示着战斗的激烈和艰难。

玉珍一边分析着眼下的情况，
一边观察着夜色中的群山，
忽然，她向身后打个手势，
担架便迅速地隐在了路边。

前方，一队匪兵歪歪斜斜，
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，
匪兵口中粗俗的小调，
随阵阵夜风飘到耳边。

进不能进啊，退不能退，
狭路相逢，需要玉珍立即作出决断，
哪里能寻得一条通路？
好保护伤员化险为安。

蓦地，玉珍身边出现一位老人，
她的手势坚定而又果敢，

玉珍望着这熟悉的面容，
惊喜升上了她的眉尖。

她让担架随老人迅速转移，
自己和马丰把敌人阻拦，
占据三岔路口这有利地形，
虚虚实实和敌人进行周旋。

当担架随老人走进了树林，
玉珍和马丰猛地打开驳壳枪的保险，
两个人分别扑向两个路口，
两条枪牵住敌人的视线……

二

刺耳的枪声听不见了，
鸿雁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
阴云依然紧贴着山脊，
满天寻不见一颗星星。

整个村子都已经睡去，
只有寒风摇晃着窗棂，

人们预料的一场浩劫，
暂时还没有降临村中。

只知道张一虎已经回到县城，
而且当上还乡团的团总，
狗奴才王富生溜出村子，
前往县城把主子接应。

在村西的一间屋子里，
亮着一盏微弱的油灯，
钟大娘已经为伤员包好伤口，
正凝视着战士清癯的面容。

上半夜，岭上时紧时缓的枪声，
牵扯着她的每一根神经，
翻来复去难以入睡，
坐起身用力推开窗棂。

阴云象野马在天空奔腾，
倾刻在山巅上成群聚拢，
野马又变成巨大的铅块，
一下子沉进她的心中。

她知道这样的一场激战，
战士们将付出怎样的牺牲！
也许，会有负伤的同志，
正在山路上艰难地爬行。

崇高的责任使她扣上房门，
一口气翻过村后的山岭，
正当她选择着前面的道路，
发现了玉珍和区上的民兵……

微弱的灯苗忽地一动，
气喘吁吁的玉珍推开一道门缝，
她已经甩掉追赶的匪军，
焦急地询问伤员的伤情。

他的双腿被子弹洞穿，
刚缠好的绷带又被鲜血染红，
严重的伤势使他一直昏迷，
只有鼻翼在微微蠕动。

玉珍不安地踱着步子，
细长的双眉不住地抖动，

她一面等待着马丰归来，
一面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。

雄鸡开始第三次唱晓，
缕缕晨曦冲破阴暗的云层，
警戒的民兵回到屋里报告：
“马助理现在仍无踪影。”

玉珍一下子停住脚步，
心里陡然蒙上阴影：
马丰为何没按时会合？
莫非有什么意外发生？

她细细回顾着方才的情况，
不祥的预感开始加重，
她想带伤员立即转移，
但天色已经开始放明。

钟大娘看出玉珍的顾虑，
脸上露出责备的神情：
“玉珍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大娘？
快不要这样犹豫不定。

“伤员同志就留在这里，
大娘会精心地护理照应，

使他尽快恢复健康，
回到战斗的队伍之中。”

玉珍望着昏迷的伤员，
终于点头表示赞同。
她考虑罢可能发生的情况，
睁大那双明亮的眼睛：

“大娘，张一虎这几天可能回来，
情况将变得更加严重，
马丰没有按时间会合，
什么原因还很难说清。

“我立即回去向区委汇报，
尽快把伤员转移山中，
您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
迎接日益残酷的斗争。”

说罢她又看了看伤员，
拉开门眺望黎明前的群峰，
好象为掩护他们离开，
一场大雾呀又厚又浓。



第二章 乌云啊乌云

三

雨后的清晨又潮又冷，
狭窄的村道上一片泥泞，
浓重的雾气还没有散去，
鸿雁岭出现了一群幽灵。

张一虎又回到张家大院，
脸上浮着得意的神情，
王富生背着个王八盒子，
支使着搬箱弄柜的乡丁。

吆喝一声“客人到——”
迎进四乡拜访的乡绅，

张一虎走下台阶，
把客人引进客厅；

“啊哈，能和各位父老重新相见，
乃是张某三生有幸。”
他一边不停地抱拳作揖，
一边眨着狡黠的眼睛。

“这次随国军返回故里，
主要是祭奠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，
再就是协助各位父老，
重整鸿雁岭的乡风。

“我已建起一支队伍，
保护大家的财产和生命，
还需要诸位筹点款项，
好作队伍的开支杂用。

“至于村子里那些穷鬼，
张某自有治服他们的本领，
他们怎样拿走我们的东西，
再怎样送回我们的家中。”